

謫仙

項美靜 / 著



詩藝文出版社

詩情的·藝術的·文化的

P.A.C Publishing Company

§ 詩歌書坊 81 §

商 仙

目 錄

| | | |
|------|-----|----|
| 怪石得仙 | 向 明 | 12 |
| 怪石仙頌 | 非 馬 | 14 |
| 靜美如秋 | 謝 冕 | 16 |

——見項美靜

輯一 怪石得仙

| | |
|--------------|----|
| 風不言愁，我怎言秋 | 22 |
| 靜美如秋 | 23 |
| 花事 | 24 |
| 葫蘆 | 25 |
| 野趣 | 26 |
| 都說女人是花，我願為草 | 27 |
| 半盞流年 | 28 |
| 康乃馨的聯想 | 29 |
| 來去，徐徐 | 30 |
| 葡萄熟了 | 31 |
| 動了情的風是路過的夢 | 32 |
| 如果蜻蜓的腳趾能勾住流水 | 33 |

| | |
|----------------|----|
| 雲以淡泊的心情敘述遷徙的故事 | 34 |
| 竹影 | 35 |
| 怪石得仙 | 36 |
| 雪冷凍了欲望 | 37 |
| 路過石榴樹 | 38 |
| 三·八的修辭 | 39 |
| 時間，冷寂成冰 | 40 |
| 博物館 | 41 |
| 太湖之南 | 42 |

輯二 色·空

| | |
|------------|----|
| 今夜的出軌不被指責 | 46 |
| 誘拐你的是哪縷風 | 48 |
| 玫瑰的獨白 | 50 |
| 安撫龍捲風 | 51 |
| 又聞白果香 | 52 |
| 情詩 | 53 |
| 擀麵杖成了第七根肋骨 | 54 |
| 斷·交 | 55 |
| 荒原月光 | 56 |
| 情人與密探 | 57 |
| 風擬蝶戀花 | 58 |
| 桃花劫 | 59 |
| 與情人書 | 60 |

- 曖昧 62
在風的舌尖過夜 63
七夕，不過是個傳說 64
每次愛，都是初戀 65
——和非馬詩：〈醒來〉
致青春 66
燭光 67
色·空 68
我聽到枝頭分娩的陣痛 69
鋼筆 70

輯三 時間的切片

- 恐懼的空間，有窗洞開著 72
觀星象 74
倏忽而過的時間 75
宿命 76
珍妃井 77
欠遠方一個轉身 78
低處的聲音 79
童年的記憶 80
影 82
時間的密碼 83
時間的切片 84
歲月沉香 85

- 永遠的燈屋 86
——致羅門、蓉子
- 輕輕推開那扇窗 88
——致羅門
- 守望那片星光 89
——致余光中
- 猶未化灰的火焰石 90
——讀洛夫
- 三月，天空又清明 92
- 江南雨人 94
- 雪祭 95
- 尋香 96

輯四 在一個平常的晌午看風景

- 局外人 98
- 其時其地 99
- 鐵樹開花 100
- 過去拷打著今日 101
- 祖國，虛擬的命題 102
- 贈我三分柔情，還你一座江山 104
- 在一個平常的晌午看風景 105
- 午後的西牆，很燙 106
- 躁鬱的台北街頭 107
- 在睡意裡徘徊 108
- 解藥 110

- 爲杯中的罌粟買單 112
酒宴 114
梯子 115
漂流木 116
胡楊 117
瓦罐上的一首漢詩 118
大山深處的狼叫 120
一隻爬在稿紙上的螞蟻 122

輯五 紅塵與空門，舉手扣環間

- 一場虛無 126
在書脊種下一個荷字 127
沒有蝴蝶的菊花 128
無題 129
訪棲賢禪寺 130
蓮說 132
紅塵與空門，舉手扣環間 133
求神拜佛 136
佛說：我也要自由 137
在佛前 138
晚課 139
優曇鉢羅 140
無名 143
——題圖詩

荷塘夜話 144

飛天 146

春天的事 148

輯六 穿越自由

穿越自由 150

金倉湖 152

把夢種在倒影裡 153

登黃鶴樓 154

化蝶 155

長城 156

羌笛聲悠琵琶遠 157

神農行 158

好漢坡 160

誤入野人洞 161

野人，我的兄弟 162

謫仙 164

夜宿海老屋 166

期待一場艷遇 167

尋你，爲一滴淚 168

藍眼淚，妳是跌入海裡的星星 170

嵌在牛角罌的一粒沙 171

探視老兵的路上 172

延安 174

大雁塔 176

濤聲，雨聲，皆風流 177

——致浦壩港

輯七 黑暗之子·烏鴉

黑暗之子·烏鴉 182

——致向明

輯八 新詩百年與胡適同題

蝶 188

風在吹 189

湖上 190

夢與詩 191

醉 192

老鴉 193

大雪裡一個紅葉 194

夜 195

附 錄

淺談詩的審醜 項美靜 197

禪與詩：感性、智性與神性 劉 強 199

——項美靜的詩歌對話

作者簡介 206

怪石得仙

白明

題

* 向明，本名董平，1928年生，湖南長沙人。曾任《藍星》詩刊主編，*《台灣詩學》*季刊社社長，年度詩選主編，文協及新詩學會理事，國際筆會(INTERNATIONAL P.E.N.)會員，國際華文詩人筆會主席團委員。曾獲文藝獎章、中山文藝獎、國家文藝獎、中國當代詩魂金獎，世界藝術與文化學院於1988年授予榮譽文學博士。作品詩及散文被選入國內外各大詩選文選，並為報紙專欄作家。出版有詩集19種，詩話及詩隨筆16種、散文集4冊、童話3冊、譯詩2本、合編選集4本，編選有年度詩選4種。作品被譯成英、法、德、比、日、韓、斯洛伐克、馬來西亞等國文字。

怪石仙頌

連怪石都能成仙
寫“怪石得仙”的詩人
當然更能成仙

現在我們要做的
只是

拍案

讓她手中的筆
從盤根錯節的打坐中驚醒
畫下一幅又一幅空靈的
水墨丹青
叫絕

非馬塗于芝加哥
2020年鼠年



* 非馬，本名馬為義，英文名 WILLIAM MARR，1936年生於台灣台中市，在原籍廣東潮陽度過童年。台北工專畢業，美國馬開大學機械碩士，威斯康辛大學核工博士，在美國從事能源及環境系統研究工作多年。著有詩集《非馬的詩》、《非馬新詩自選集》(共四卷)、英文詩集《AUTUMN WINDOW》、漢法雙語詩集《你我之歌》及漢英法三語詩集《芝加哥小夜曲》，散文集《凡心動了》及譯著法國現代詩人《裴外的詩》及《讓盛宴開始——我喜愛的英文詩》等。作品被收入一百多種選集。主編《朦朧詩選》、《顧城詩集》、《台灣現代詩四十家》及《台灣現代詩選》等。

靜美如秋

謝冕

——見項美靜

項美靜寫著很美的、令人歡喜的詩。這裡是：碎花，落葉，細雨，油紙傘，一襲旗袍穿過九曲巷；那裡是：木櫓搖曳，笙聲，吆喝，白糖，桂花糕。她喜歡江南，寫了江南風景：楓葉泛紅，笛聲滴落杯中，（注意，那笛聲不是通常訴諸聽覺的「飄」或是「傳」，而是具形而動感的「滴落」！更妙的是，不是別處，恰恰是「滴落杯中」。）再看遠處，無邊的蘆花在水岸「柔情地飛白」，（充滿秋意的蘆花，此刻竟是有江南女子的萬種柔情。）詩人說，「秋是舌尖的一樹桂香」。多情，加上奇特的想像，造就了她獨特的美感。項美靜就這樣輕鬆地以她的「半盞流年」面對我們。

靜美如秋。她擅長寫江南秋天的況味。但她說，風不言愁，我怎言秋？這女子有點與眾不同：「都說女人是花，我願為草」。花也罷，草也罷，美靜筆下總是把人們的習以為常表現得華美而典雅。這裡是普通山村寧靜的一景，旱煙袋，老牛的尾巴「撒向沉默」，以及扶犁的厚繭。她能把粗糲寫成華美，把艱辛鋪展成一幅錦緞。紅梅吐蕊，驚鴻孤影，草甸上的雀鳥，叼起了片片落瓣——飄零，竟是這般的優雅！黃鶴樓，大雁塔，神農架，長城，以及

吹出無限邊愁的羌笛，她向我們鋪展的是一幅大圖。美靜愛這些與她血緣相通的山水田園，她如醉如癡，邊走，邊看，邊吟，樂不知返。

經年，她一身輕捷，行走在大好山河之間，盡情享受這大地的沉鬱與豔麗。她似始終在戀愛——至少是渴望戀愛的心情，在馬祖牛角畧，海灘，她甚至期待一場豔遇。是的，靜美如秋，而她畢竟是青春年華！記得那年，是在四川鹽亭。她從台灣來，我從北京來，我們參加一個題為《女性與當代詩歌》的兩岸詩人的聚會，我和美靜是初見。會議安排得緊，我們沒有時間晤談，但印象卻是佳好。她人如其名，是「美而靜」的，一位充滿活力的、即使是初見而並不生分的南國女子。

我與美靜的初見是美好的，這番讀她雲中飄來的詩篇，沉吟於她的那些「歲月沉香」，溫馨的詩情，親切的山水，加深了這種感覺，也頓然消除了彼此的心靈間離，我們的心原是相通的。你看，這裡，是羅門和蓉子的燈屋，那燈還亮著；這裡，燭火搖曳的余光中，「野菊在盛開」；這裡，盛開的不僅是野菊，還有詩魔筆下「喧嘩」的「眾荷」。這一切，不為別的，都因為風的緣故。還有向明，這位我時刻想念的兄長，他曾和美靜談到我們在北大難忘的「聚會」！多麼親切，我認識的朋友，也都是美靜的朋友！這樣看來，原來我們在四川的會面並非「初見」，

我們是「曾經」相識、可能還曾經「相遇」！

我們相遇在燈屋，也相遇在眾荷喧嘩和野菊盛開的花叢中。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相遇」在同一只陶罐上：她聽到的陶罐上的一首漢詩，我也聽到了：

從殷商古窯傳來的呼喚
中華啊，母親
細碎縱橫的亞麻布紋
驗證了龍的血統

這裡是殷商留下的古陶罐，我們都讀懂了陶罐上亞麻布紋刻印的歷史。這種相遇，不僅是歷史、文明、還有血統。

爲了印證這種不並非偶遇的相遇，我還要鄭重地披露，我們不僅相遇在過去，而且相遇在今日，甚至相遇在中國百年新詩的行旅中。2019這一年，我和北大詩歌研究院的同仁一起做六大卷的《中國新詩總論》，而且在北大召開中國新詩百年的紀念會。爲了會議，我們還重新閱讀了胡適前輩的著作和詩歌。想不到的是，美靜幾乎同時，也在中國的另一個地方，和胡適先生有過令人羨慕的「唱和」！這就是她的胡適同題詩八首的寫作。這八首是：〈蝶

〉、〈風在吹〉、〈湖上〉、〈夢與詩〉、〈醉〉、〈老鴉〉、〈大雪裡的一個紅葉〉和〈夜〉。爲什麼不是七首，不是九首，而偏偏是八首？瞭解並熟悉中國新詩歷史的人，一定會在美靜與胡適先生的「唱和」中、爲「八首」而會心一笑！我十分看重並欣賞這位年輕女子的詩情。當有的新詩人忘卻和輕視這段歷史的時候，美靜與之不同，她珍惜並尊重這歷史，而且以令人感佩的方式再現這歷史。這就是異代人的百年一遇。這「一遇」如同「八首」，都是意味綿長的，也都是暖心的。

美靜看重中國詩歌的歷史，不僅看重當今，而且看重以往。美靜把鍾情中華文明的目光投向了遙遠的天空。她把這本新的詩集題名《謫仙》，可見她對這位千多年前的詩人的崇敬。她寫李白，可能不止于敬重，很可能還是愛情。有她的詩爲證，並非我的杜撰。在詩中，她不是如我們那樣稱呼詩仙，美靜暱稱他爲「李哥」。〈謫仙〉一詩寫于江油，時間是2018年3月26日，當日，美靜在詩人雨田陪同下拜謁了青蓮故里，她一時忘情，竟與她的「李哥」留下了親暱的合影。美靜悄聲說：「我喜歡這樣的你」，「今夜不邀月，恐你移情」，「桃色的羞澀膨脹」。她愛上了李白，在合影中，美靜盤腿而坐。

此時此刻「靜美如秋」的詩人，完全改變了我與她的「初見」的矜持模樣：她敢於和胡適先生「對詩」，也敢

於和李白「相愛」。她的大膽和忘情，不由得使我心中跳出兩個字：霸氣！我從她的姓氏胡猜，也許，一定，她的血液中還流淌著項王的「遺傳」。想當年，烏騅嘶鳴，美人醉舞，釵光劍影，垓下楚歌！何等的悲烈，千古傷懷的淒美……。寫至此，我筆不能停。我這是在寫讀詩的感受，為她的美好詩篇點贊？我或是離題千里，去追蹤當年發生在烏江的那一場英雄美人的生離死別歎息？美靜和讀者諸君，諒我，恕我！

2020年8月7日於北京大學，此日庚子立秋。

* 謝冕，福建福州人，1932年生，文藝評論家、詩人、作家，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名譽委員，《詩探索》雜誌主編。

輯一 怪石得仙



風不言愁，我怎言秋

蟬已不禪，蝶還疊舞
一襲旗袍穿過九曲巷，將秋解構

碎花、落葉、細雨、油紙傘
館驛河埠的柳繫住一葉撈萍的舟

木櫓搖曳，笙聲
吆喝，白糖，桂花糕

秋是舌尖的一樹桂香
蕊，是一座小小的花塚

2018.10.12

靜美如秋

楓葉泛紅
便又多了幾枚詩箋
在紙上，在蟲鳥歸於寂靜之後

那些繁茂的日子
隨夏之華服，一季晾曬
被收進箱籠

秋，靜靜行來
如花窗窺鏡的月，清冷
又如鏡前卸下盤髻的女子
一瀑垂柳釣月，寂寂

2018.10.04

花事

面對玫瑰

總是意亂情迷

以血餵伊

便以燦爛的笑靨饗我

花瓣紛飛，飄落

無聲，是時間的腳步

2019.07.21

葫蘆

夏日，妳在院角種下幾株葫蘆
狂飆的雄性爬出瓦牆

爲這片濃密的綠
我提筆，在一張宣紙上
給它圓了房

來年，總該有幾個葫蘆娃兒
攀上牆頭
喊我一聲：姥姥

2018.10.04 ; 23:30

* 生活趣事。

外甥女回美國前種下的幾株葫蘆，三個月了，還不開花結果，只見綠葉瘋長。

野趣

風晃蕩著曖昧的氣息
像月光下的那條流浪狗
對著一朵玫瑰
撓著騷動的心

海灘、沙礫、波斯貓
那是艷陽的季節
自風溫柔的手摸過這張狡黠的臉
牠的腳步便零亂了起來

2016.08.12

都說女人是花，我願為草

雨後，野草瘋長
匍匐在根與鬚的糾結中
與之較勁

深入吧，於土壤
這是生養的眠床
一旁的狗尾巴低著頭，說

哭泣吧，於塵埃
那是復活的道場
我楞著，看晨露在陽光下裂解

伏跪於地
小小的鋤，掘一個小小的穴
將自己埋下

一半紅塵，一半黃土
我，註定在火中涅槃，在風中復蘇
等雨，救贖

半盞流年

此刻，牛在草垛旁反芻
稻子在它的胃裡繼續成長
而我在庭院享受午睡後的慵懶

笛聲滴落杯中，日沉月浮，茶涼
有雀飛過，昏黃的光在移動
日子被挪到緘默的窗臺

我不擅撫琴，就聽斑竹吹簫
且在歲月的皺褶裡種一朵玫瑰
令時光逆向進入花的內核

2018.01.04

康乃馨的聯想

你微笑著將一束康乃馨插入花瓶
美是很美，就是呆板了些

這讓我想起了堤邊的蘆花
素是素了點，卻滿身的靈氣

被風折斷的那節蘆竹泊在水湄
宛如一葉筏子歇腳在河塘

這讓我想起母親和子宮
還有生命之水中嬉戲的胎兒

蘆花柔軟的根莖下有著頑固的硬
如髮根下的黑，不卑不亢

蘆葦在水岸柔情地飛白
終於，我看清了靈魂輕盈的模樣

2017.母親節

來去，徐徐

帆扯著船
如紙鳶牽著落日
這柄狹長的綠葉，飄浮
在太平洋

濤聲自浪花中疊起
拂過青衫，飄飄
那輪渾圓的旭日，升起
在東海

蟹殼藏匿了一腔潮音
應聲而至的雲
是落拓的異鄉人，來去，徐徐
於天涯

2017.04.08

葡萄熟了

夏季，最愜意的
莫過於躺在葡萄架下的搖椅上
遐思沿著藤蔓攀延
順手可及的果子，多汁

今夏，或許可以寫出最陽光的詩句
如眼前，嬉鬧的蜻蜓
一展翅便是自由

今夏，或許可以寫出最纏綿的詩句
如眼前，追逐的蝴蝶
疊舞便是歡愉

太陽炙熟了白日夢
如懸頭的葡萄
由青澀轉而酸甜生津
一手一個處子，一口一個果子

2017.07.22

動了情的風是路過的夢

絲瓜躡手躡腳攀過籬笆，探頭
偷窺，薔薇上午睡的紫蝶
清風處，野花慵懶地撩著裙擺

一隻蟋蟀跳上我的腳背
黑色的羽翼油亮
如外祖父的香雲衫，漂亮極了

陽光在青苔中醒來
鼾聲在搖椅懷裡咯咯的笑
安眠風中的靈魂伸著懶腰
夢還是潮濕的

2017.09.28

如果蜻蜓的腳趾能勾住流水

溪中發呆的卵石
如踏階上托腮的我

在蜻蜓的翅膀上
俯身於水
待不及吻上伊人，出竅的魂
已被漣漪零亂成碎影

瞳仁緊抓住滯留在睫毛上的夢
幻影於擱在唇邊的食指間燃成灰燼
在淡化的煙圈裡
我們各自選擇了寄宿的凡胎

你是女子，我是蜻蜓
藍色的

2017.09.27

雲以淡泊的心情敘述遷徙的故事

風起時

半片雲走入雁陣

我走進葉落滿地的杏林

縱然已是深秋

狗尾巴草依然以飄逸的筆劃書寫春色

只要你不介意它的字跡潦草

落山風滑過旱煙袋

老牛揚起尾巴，鞭向沉默

痛了扶犁上的厚繭

光陰在崖坡嚼著岩羊的後腿

一陣短咳，旋即

山村陷入更深的寧靜

幾隻鵝，嘎～嘎～

爭先恐後

朝久違的鄉音跑去

竹影

被伐的竹根來不及清理
不消數日，便又枝節橫生

一撮撮叢生蔓延
細細的嫩枝不失竹的品性
節節向上

一些鞭筍鑽入土中又拱出地面
窗前的我，渾然不覺被造景在林中

這難免想起板橋，想起東坡
我略微豐盈的身影
可配竹的清瘦

窗裡窗外
青春的竹子和更年的我
各懷心思

2017.07.05

怪石得仙

蟬在後山說道，樹幹上
展開的羽翼在陽光下折射出些微光

蜻蜓在庭園戲逐，空中
滑過的影子，讓我想到來了去了的訪客

墨濃些，色淡些
倚在窗前的竹探著身子指指點點

懸在半空的筆
不經意在盤根錯節處打起坐來

好一抹飛白
一塊得仙的怪石忍不住拍案，叫
絕

2017.07.26

雪冷凍了欲望

冰凌懸掛的屋簷
一支支閃著寒光的劍
刺向夜的心臟

壁虎得意地甩著尾巴
剛捕食的一隻蚊蟲
還在腹中蠕動

夜冷凍了欲望
解開衣襟
心思從盤扣竄出

當你的手穿過我的夢
風不再呻吟，唯
落雪聲深

2017.01.06

路過石榴樹

村頭，有一片天空特別燦爛
那被五月鼓動的熱情
是初夏的姿態

路過石榴樹
有一朵花向我迎來
紅布襖裹著圓鼓鼓的小腹
大牛家的媳婦
像樹上的花，自在且嬌豔著

當我再次路過石榴樹
已是二個月後石榴爆開的清晨
聽說大牛家的媳婦產下一雙龍鳳胎

2017.07.01

三·八的修辭

牆角，置了兩隻缸
盛水也養魚
看魚水嬉戲也看月亮入缸沐浴
偶爾舀一瓢觚雲朵入茶湯

東籬栽菊也種蘭
有時扯幾絲南山的陽光植入
不爲修煉成仙
只求一嗅君子的馨香

我是花也是匠
任玫瑰在身上攀爬，刺出的血
是綻放最美的一次花事
如你留在腹股溝澗的十字繡

2018.03.07

時間，冷寂成冰

緩緩，破土的筍探頭，窺視
那被風所流放的竹葉
代我死去

殘荷，微雨
瞳仁上，滾動著一滴
淚的承諾

幽居，寒露中
竟癡迷至不敢眨眼
唯恐珠兒從葉上滾落，摔傷

池底錦鯉啄著雲影
這是多麼令人渴望的天堂
水岸，海棠正豔

2020.02.14夜

博物館

甲骨在半坡打著啞語
青花瓷是舊朝遺精的產物
大腹便便的穀倉拘禁了不眠的遊魂
聚光燈下，碎片揶揄碎影

金縷衣袖籠裡鑽出的那隻手
挖出寡言的遠古，地宮
在陽光下煎烤，骨髓嗶哩啪啦噉啣
良渚痛得咿咿呀呀

紫檀杖搔撓著君王的癢
一卷橫軸試將天朝的江山展開
玻璃與玻璃片之間隔著迷樣的霧氣
朦朧的真實，蒙面的女子

行屍在匣子裡翻尋記憶
不准大聲喧嘩！
木乃伊對著青銅鏡打個哈欠又昏昏睡去
一枚貪玩的恐龍蛋趁機溜出館廳

2018.02.28

太湖之南

1.

殞石一失足將地球砸了個窟窿
火以洪荒之力噴出遼闊
島嶼是湖的胎記。

先知獨立于蒼茫
一隻魚簍爬上湖堤
落草的英雄

歇在蘆蕩的扁舟
如處子
叩開藍色而幽深的水之門

弦月墜入，在太湖摠下碧玉般的浮水印
母親和子宮還有胎兒
水的隱喻，孕育、分娩、誕生……

2.

嬰兒初啼，一個元始的音符
驚動了世界

渾厚悲壯的歌謠

火焰燃燒

爲降臨，爲繁衍生息祭祀吟誦

太陽，星月，風雨都見證著這神聖的儀式

天神將藍寶石賜給了江南

月亮下的太湖就像初乳的母親那般聖潔

美如神話

3.

蘆花，如她的名字

自由奔放且輕柔透明著

透明得像個寓言，預示著生命的故事

有竹排從蘆葦叢穿出

古銅的膚色如山脊的剪影

風吹過處，能聽到

放排人撐篙時骨骼發出的金屬聲

所有對大山的讚美都可賦予這天目的漢子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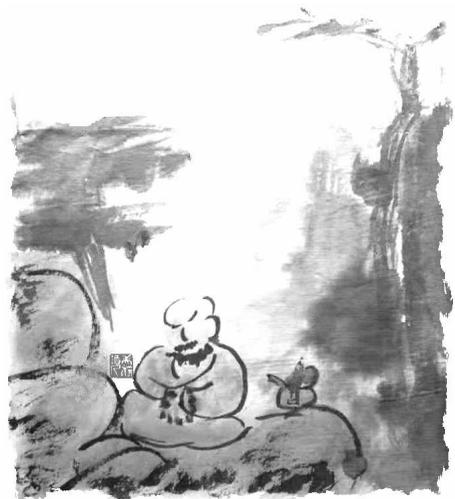
若說太湖是一首流動的詩
南太湖就是詩之眼，是菰城的肺
湖州是她奶大的風景

桅杆，燈籠，彩練
起網號子收攏的滿是蹦跳的碎銀和金珠
就連陽光和空氣也是金銀色的

蘆葦是豎琴，蘆花是弦上飛起的音符
歡快，是落山風的節奏
是水流的節奏，是南太湖今夜的節奏

* 為2020.08.27湖州《太湖之南》大型水上實景舞臺劇撰稿。

輯二 色·空



今夜的出軌不被指責

躡手躡腳，輕啓柴門
一些影子鑽了進來，伸手
撩起夜的序幕

這是情花催產的中元
指尖下演詮的這場艷遇
如夜來香，只在墨色中暈開

把肉身放進眠床
似放一枚羽毛般，輕盈
又危險

暗光湧動，如水如潮
性，無需交
此刻，我是聊齋的主人

可任意召喚書生才俊
可隨性擇選狐仙花精
你有你的小倩，我有我的采臣

隱聞雞啼，銜走半熟的夢
盤坐在榕樹根上的影子喃喃著
有一種媾合，叫：神交

2018.08.04／08.17修改

誘拐你的是哪縷風

風一招手，靈魂便輕盈起來
如飄逸的雲
潦草的腳印落在茶道
放出去的眼球擱淺在白鴿的背影裡

隱身，幽谷夢溪
一把斷弦的箏
彈出幾朵細碎的水沫，打濕了韻腳
游魚出聽，情，是浪裡的花

雲在谷口卸鞍
席地，盤腿，與山對坐
在百年外的默念處
這，是我見過最恬靜的仙子

裸胴，溢出的香，迷迭
人類的胎記，粘滑的青苔
攀牆，只爲一節破土的玉臂
水流處，湘妃，羅漢，誰在吹簫

遠處有騎竹馬而來者
我猜，一定是履約的左巴
走，咱們私奔去
山坳裡有寄宿的客棧，它將收容越獄的靈魂

2018.11.14

玫瑰的獨白

當蝶偷吻我
我則望著你托腮望我的模樣
怕採摘時
情，會刺傷你的手

花瓣上有愛過的痕跡
刺出的血
是這生最用心的一幅彩繪
也是你寫得最淒美的一首情詩

在夜半，被灑下的月光砸碎
在風中，柔軟

2019.07.08

安撫龍捲風

一陣淒厲的呼嘯鑽進耳朵
如昨夜
狂飆的你

秋天，滿目花草凋萎
懸而未落的那片楓紅像極你的臉
葉脈沿著荒涼的額頭
在我的情緒裡蔓延

離家三條街就感覺臨近風暴的旋渦
轉角恰好有一家花店
選束滿天星或康乃馨也許能平息更年

忐忑的手伸進褲袋摸不著鑰匙
卻掏出一句 I Love You
如沐春風的你像盛開的花
在我臉上繡了一枚火烈鳥的唇印

2016.06.28

又聞白果香

杏葉黃了，銀杏熟了

老漢笨拙的手剝著白果
就像那年不安分的手
剝開她旗袍上的那粒葡萄扣

咬開硬殼
果肉在舌齒間蹦跳

老漢笑了，帶著幾分得意
像一隻抓住小鼠的老貓
嚼著獵獲的滋味

2016.11.23

情詩

翻開夾著書籤的詩集
期待，你為我寫的詩句
在一個冬日午後的陽光下
綻開，滿院玫瑰

我只是想
讓整個冬季寒冷的夢
裝滿芳香

於是，把江南的春色
畫在一枚郵票上
捎給你

當收到我的信
你的冬天
便也姹紫嫣紅起來

2016.12.11 ; 06:10

擀麵杖成了第七根肋骨

月亮又開始施展催眠術
次第淡隱的巫山在暮色中酣睡
那倒影，在水床甜甜地夢著

揉著麵團
就像女媧搏土造人
我，捏了一個你

2017.07.11

斷·交

再抽就跟你斷交！

她笑著，緩緩劃了根火柴

火苗一下子燃著了乾柴

他說：最後一支，再抽和你斷交！

她想他的時候就劃著火柴

他想她的時候就點一支煙

其實，他覺得她抽煙的姿勢很美

2016.11.22

荒原月光

孤零零的教堂在荒原嘆息
塔樓上發情的貓
抱著自己的影子在喵喵

哥哥不在家
帶著弟弟出門去遊蕩
背影化作妹妹枕邊的淚流向遠方

黑夜收留了寂寞
收留了修士的欲念修女的渴
荒原上，惟有野貓發情的泣叫在迴盪

2016.06.26

情人與密探

詩是我的情人
也是潛伏身邊的密探

一提筆
白紙黑字
我與他的那檔子事
便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2016.03.08

風擬蝶戀花

耳朵鳴著永不過期的情歌
樂聲滑落，在枕邊
長成一朵玫瑰

風歡喜如振翅的蝶
在小小的蕊上
探訪，那個隱秘的滋養繁華的世界

蝶在花間，蝶在夢中，蝶在天之外
風以蝶的姿勢舞動
在春色裡

2016.03.22

桃花劫

老漢在井臺舀水
想到那如水的女子，濕濕的
便濕了眼眶

受不了村裡人的唾沫星子
那年，她連同蜚短流長
一起沉入井底

她走的時候，正是
桃花紛飛的季節，而今
這叫桃紅的女子在老漢眼裡紅著

無花果在風中紋絲不動
樹葉不動，老漢也懶得動
遇上如水的女子便逃不過前世的劫

唉，快清明了
桃紅墳頭的花開了吧
在井臺舀水的老漢濕濕的，濕了眼眶

2017.03.10

與情人書

今夜，有約
借你的臂膀作枕
想我的情郎

那年的今天很冷，冷成一朵雪
你在雪中飛，飛向郊外
翩躚的翅膀像幻想
把眷戀鎖進我的瞳孔

黑暗的天堂有藍色的幽光
流竄的魂收容了流浪的你，在夢裡
向今生索取前世的身影

你用無骨的短肋
刺開了花蕊
只爲西方一株枯梅點幾滴紅

那年今天很冷，冷成一團雪
你只顧在雪中飛，卻不告知我去向
落單的背影如我落單的夢

冰凍成碑

在碑上拓下你的名字
且把那夜的邂逅裝進墓裡
醒不來的夢在飛，飛成罌粟
你，是我最後一個戀人

2017.02.07

曖昧

黃昏的風有些無聊
總在牆角打轉
像極了鄰家的毛小孩
嗅到尿騷的味道

風與雪不期而遇
遲疑的手在她白嫩的小腹
種下一株蘭草
便如屋頂那隻完事的貓
悄無聲息地走了

這段曾經的偶然
在夜夢的枕邊，釀成酒紅

2017.01.10

在風的舌尖過夜

就等夕陽昏沉入夢
步出畫軸，尋
另一個游絲般氣息的影

我不是紅鯉亦非成精的白狐
是那年三更溺水荷池的
青兒

呼著風，吸著黑，潛行
玉米莖羞於袒露羸弱或飽滿
憂傷和歡愉不改夜的黑

嚼著饑渴，唇齒溢出蕊鬚的香
沉淪，起伏，穿過暗眠
像飛蛾，等一盞燈

這縷人間煙火，比鏽色凝聚的月
誘人

七夕，不過是個傳說

七夕那晚，獨自在家看碟片
恍惚間把自己塞進了放映機

蠟燭越燃越短，暈意越來越濃
不曾有過的渴，像蛇，纏身

那夜的夢，痛快淋漓
我把最性感的一顆男星，摘了

2017.07.24

每次愛，都是初戀

——和非馬詩：〈醒來〉

秋天的終結與落葉無關

轉身，是另一場邂逅

一葉嫩芽破土，洩了春光

2016.11.21

致青春

每看到梨花就會想到如花的日子
飄落夢徑的小白花如仙子
常牽引我回到青春歲月

便南鄉，茅柴園
一字排開的四間紅磚土屋
土塚，老梨樹

黑板前，學生的歡笑聲裡
知青了三個春秋
那年離開正是秋季

老梨樹的枝桠掛著蒼涼
很聊齋的感覺
從此我再也走不出四月，茫茫的白

2016.05.07

燭光

撚一個影子作伴
幽幽的白如妝台前的女子
對一面鏡子，瞅著銀光中的憂鬱

風一吹，吊在竹梢上的月亮
便被竹葉割破
如漣漪中的碎影

冷光、幽暗、死亡、冥想
波紋如蛇般向月光深處遊去
還有，一朵溺水的桃花

2017.03.10

色 · 空

突如其來的一場雨
濕濕的，潤了整個山居
久違的歡喜，雀躍著

瓦當下，玫瑰探出頭喊我
這魅惑的色刺在心頭
痛，多少次才能煉血成丹

把誓約烙在指尖
許久，不敢再觸碰
你的莖，豈是凡塵俗子所能掌握

當夕陽西沉時，你
垂首，以裸露的蕊示人
色，即是空

2019.07.01

我聽到枝頭分娩的陣痛

紅梅吐蕊，驚鴻

孤影，喚醒枝節上的荒涼

冷冽，花瓣上的經紋

刺痛我的肌膚

草甸上的雀鳥，叼起落瓣

片片，自空濛處落下

飄零，竟是那麼地優雅

來年，雪否？

於2019最後一個冬日

鋼筆

那支金派克墨水已乾
你卻非要它擠一首詩出來
結垢的筆頭在指尖長成石筍
乾巴巴地，瞅著
一頁墨跡泛黃的稿紙
思，不濕，何來詩

2017.06.12

輯三 時間的切片



恐懼的空間，有窗洞開著

黑翼撐開的夜幕下
那被稱為瘟神的幽靈
以花冠的形狀進入肺葉

呼，吸，吞嚥
將人類致於毀傷
罪孽，歸咎於微小的菌株？

星光疏漏，在樹枝上晃悠
暗影射在塵世
倖存，竟叫人如此惶恐

所畏懼的黑暗，死亡的象徵
蝙蝠，作為地球的先居者
卻不開口為無辜辯解

貓頭鷹兀自傲立在十字架上
把雙眸借給天神
且將封禁的魔盒開啓

希望敲響的鐘聲，乍起
玄妙而奢侈的感覺
彷彿被早春清涼的風拂過

穿過空巷，穿過寂靜
一枝穿出高牆的梅
豔紅，如我，中華的血

2020.02.24

觀星象

松子踩不住好奇的剎車

一骨碌

溜下山去

身後的腳印

背著困乏的時間

一路追趕，在流亡的路上

老松不動聲色

佇立山頂，觀星象

2017.01.01

倏忽而過的時間

窗櫺嵌著夕陽
別出心裁
我把落日剪輯成一枚瑪瑙
墜在胸前
惟恐它不小心跌入山崖
從此，不知去向

紅葉飄過
誤以為是一隻南遷的孤雁
我忍不住喊，停下
別把時間帶走

2018.01.18

宿命

尚未開口，你便斷言
我的前世是水今生是雪
冰凌映射了來生

白了又黑冰了又水
古刹青燈，蠟火成淚
濕了經書上一句箴言

指尖下的這首詩
怎麼也挽救不了宿命的必然

2018.02.11

珍妃井

那張著的嘴
被迫吞下傷痛

水桶在井臺的轂轆上
提心吊膽
打上來的一肚子苦水
該如何下嚥

2016.08.25

欠遠方一個轉身

你落在詩裡的呼吸很近
我的故鄉很遠
遊牧的靈魂說要去遠方
爲了那縷炊煙

你在詩裡醞釀遠方
我在詩裡尋找故鄉
那串留在青石小路的腳印
牽著炊煙向我走來

若你從遠方歸來
便知那裡沒有詩和歌
只有天荒地老

鬆開抓住真象的手
你的思想如風，我轉身如風
如風，轉身飛向遠方

2019.05.09

低處的聲音

曬台晾衣架上
二隻灌滿清風的袖子
穿過明亮的虛無
從鏡子裡端下自己的臉

流浪額頭的淺溪
躍出一尾活蹦亂跳的魚
游進眼角，清明的湖

長辮彎腰撿起泛黃的斑點
半聲嘆息
時間正在老去

2016.04.04初稿 2016.08.20修改

童年的記憶

剪刀石頭布
猜著未來的方向
踩著方格
跳進五顏六色的春天

鑽過繩圈
剛好撞上小男孩的羞澀
羊角辮上的紅絲帶
在髮梢飄蕩

剪刀石頭布
不能輸給童貞的理想

鍵子上的銅錢
向外鄉來的賣貨郎換了糖
三根蘆花雞尾巴上的毛
在作文本上塗鴉分行

剪刀石頭布
輸贏不過是一場稚氣的遊戲

鬆開伸出的拳頭
一朵蒲公英正巧落在掌上

2016.05.21

影

迷戀鏡子

是因鏡中的你

羞於凝視

僅希異地以眼角的餘光

攬一把春色，裝飾

凋殘容顏

2017.02.15

時間的密碼

剪斷臍帶的一刻
嬰兒初啼
驚動了那柄懸在空中的彎月

墜入，將時間割傷
滴血含住頭顱的嘴長出花草
一條蛻皮的蛇滑過青苔向伊甸園爬去

小草在土裡腐朽又抽芽
花開了又敗
昨日飄走的雲去了又來

在一個雷電交加之夜
當死神脫口喊出我的名字
慶幸，有時間爲我殉葬

2015.05.12

時間的切片

昨天被今天輾成碎片
曾經已然曾經

時間年邁成一個失智老人，遊蕩
在年輪的十字路口
找不到歸途

牽起老人的手：「回家吧」，我說
「回不去了」，時間喃喃著離去

望著時間的背影
我祈求：
請留下吧，你是這樣的美！

2016.07.27

歲月沉香

閒雲浮起青山潦草的影子
一襲托鉢的袈裟
從薄霧中走來

削瘦的竹杖
低頭看著魚尾劃破自己的倒影
碎了，又圓

蟲蟻啃食過的白木，枯朽
匍匐在紅土裡的傷痕
是否熬成樹瘤便可修成正果
結痂，成香

2017.07.24

永遠的燈屋

——致羅門、蓉子

神學院高處的窗子睜大著眼
死亡之門張著貪婪的嘴
天使和無常在打賭

弓著脊椎
背馱一座詩山
挺立著
在天堂與地獄之間

你把耳朵借給了貝多芬
你眼裡裝滿青鳥的影
你狂了，卻不再咆哮
你把笑聲留在了黑暗的燈屋

看著上帝嘴角掛著的那抹淺笑
你也笑了，在探訪的鏡頭裡
笑得有些狡黠
對前來接受洗禮的人

天才推著輪椅上的偉大
同時舉起勝利的手勢
你們是哪裡也去不了了
而我們有陽光長照的小窩，你說

影子奪門而出
我怔在那裡
任十字架穿過心房
在胸前開出一朵豔紅的花

在一個初秋的晌午
看，花好月圓
橫笛牽著豎琴，走向南山

2016.09.01夜探望羅門和蓉子有感

輕輕推開那扇窗

——致羅門

在敬老院
在某扇防盜窗後
一個滄桑的腦袋探出白床單
雪了嗎？

爬山虎還在窗臺壁畫著呢
楓紅，杏黃，妖嬈而燦爛的真實
她們都屬於你的

噢……

怎麼頭上落滿霜花

影子掙扎著從深陷的被窩起身
推開玻璃的冷光
緩緩，向妖嬈而燦爛的真實走去

2017.12.15

守望那片星光

——致余光中

春色凋謝

於燭火搖曳的餘光中

野菊在眼角盛開

放大的瞳孔

滲漏破損的舊時光，還有

來自天堂返照的回光

母親在光裡，遊子在光外

當歸宿的晚風吹皺湖水

候鳥笑著對前來迎接他的那片星光

張開了翅膀

2017.12.16

猶未化灰的火焰石

—— 讀 洛 夫

自焚，石室之死亡
無岸之河
因為風的緣故，眾荷喧嘩

魔歌，時間之傷
月光房子，釀酒的石頭
煙之外，雪落無聲

靈河一截漂木，夢的圖解
四月的黃昏，有人從霧中來
邊界望鄉

金龍山寺，隨雨入山而不見雨
三張犁靶場，八隻灰蟬
孤寂中的迴響

華西街，舞者，裸奔
醉歸，曉之外，白色墓園
微雲，葬我於雪

高空雁行，越南來信
天使的涅槃，灰燼之外
蚯蚓，拈花一笑

2019.端午

三月，天空又清明

去城南的人日漸多了起來
過了南門大橋，直走官道便是杭州
左手一條老路，通往古刹和墓園

萬壽寺高聳的佛塔冷眼俯視
天堂與地府分道，三岔口
落葉和風各奔前程

一早、在墳頭放上
香燭、紙錢、水果、糕點
少不了您最愛的蹄膀煲落花生

墓碑濕濕的
彷彿那年哭過的淚還沒乾

點一支煙，總督
美國進口的，夠嗆
陰霾的天空更多了些濃濃的焦油味

有老鴉飛起，想必是受到了驚擾

不舍園中長青的樹和綻放的花
戀戀，在遠處徘徊

山裡的風，越刮越緊
嗚呼著比老鴉的叫聲還悽楚
像似非要把天撕開一道口子不可

梨花飄落
白白的，正好落在我的髮髻

於是，轉身把影子留下
不用告別，碑上刻有紅色的名字
女兒：項美靜

2017.03.12

江南雨人

這是沒雨的季節
一把黑傘將天地隔開
秋在長眉結霜

白菊謝墨，待不及楓紅歲月
垂首，在茗溪的臂彎中
沉睡

雨落塵埃，如荷被水塘托著
江南，是兩人留戀的眠床
不醒，上蒼賜你的特權

而我卻將斟上
淚腺裡窖藏的一滴清酒
等君，化蝶，來飲

2019.11.07 : 01:30

* 謝墨，《茗溪歲月》主編，網名：江南雨人。

雪祭

歸途中到處是打劫的路徑
每陣風都暗藏殺機
痙攣的落葉在圍籬傍停下腳步

一個踉蹌，跌倒在荒塚前
驚惶的雀兒用瘦爪
在雪地上留下一行祭文
落葉歸根

我捧起枯葉，像捧著我自己

2018.02.03

尋香

自從傷痕累疊成瘤
即被遺棄於腐土

千年修煉結痂沉香
靈魂從朽敗的睡榻甦醒

那些流芳的，是
幾個世紀傷痛孕育的果

奉一柱奇楠 裊裊
尋覓處，香消玉殞

2016.05.11

輯四 在一個平常的
晌午看風景



局外人

北風撕裂的冬甚是肅殺
枯枝走筆，在雪地
圍一盤棋

執黑先行
旁觀的烏鴉聽了
毫不遲疑，把自己落成一子

2017.01.30

其時其地

我的美人靠
必須是紫檀或花梨
結實得可以承載一朝江山

細膩的紋理是女皇的肌膚
你潰敗的命門

我的棺槨
可以是薄薄的一張毛邊紙
輕盈得可以飛天

線裝的書香是詩人的體味
我凱旋的法門

2018.02.12

鐵樹開花

終於開了

是耐不住寂寞

是春情勃發

是看不慣台灣亂象豎起的中指

其實

這是他醞釀了幾十年寫成的

一首

讓人們七嘴八舌的

現代詩

這是個自由的國度

你無須躲在叢林孤芳自賞

挺進吧，向凱達格蘭

那座宮殿的女主人或許正需要你

* 2016.06.10爬山，有幸看見鐵樹開花，勁挺如男性勃起的命根。

過去拷打著今日

城樓上空，天狼閉著一隻眼，瞄著
廣場上共產的流變

血漬在竇娥喚來的那場雪中漾開
漾成一地，沒有鼾聲的罌粟

淚水醜髒空洞的瞳孔
記憶在顯影液中更漸清晰

對峙，講和，過去拷打著今日
千年修煉未成的果，天安否

2018.06.04

祖國，虛擬的命題

天未明，公雞就啼叫
昂首的姿勢拓印在一張叫地圖的紙上
我，在版圖外醒來

被甲骨數千年沉澱的氣息牽引
在浩瀚的辭海沉浮，試圖
抓住一個詞條：祖國

步向文化歸屬之門
走進思想流變之門，邁過型塑的意識之門
念祖，是無法斷根的病

蹲踞在門口的石獅子拽住我出走的腳踝
窗口的青花瓷瓶也伸出長頸
問：欲去何處

無論第一聲啼哭落在黃河岸邊
還是耶路撒冷抑或太平洋
黑白之間，黃皮膚已烙上龍族之印

風沒有疆界，雲沒有國度
紫禁城琉璃瓦上的那隻烏鴉呱呱著
祖國，就是爺爺墳頭的一抔土

2018.06.03

贈我三分柔情，還你一座江山

傳說你是龍的遺腹子
被那條叫長城的臍帶纏頸
在血泊中產出的狼毒花

祖國，我的郎君
我愛你
愛你，如紂王愛上妲己

在疼裡愛著，亦在你的蠻裡恨著
在你胯下的草原翻滾
在策馬揚起的鞭下弄月

從子宮醒來的嬰靈
脫口便說，祖國
贈我三分柔情，還你一座江山

在一個平常的晌午看風景

冬日的太陽最宜晾曬
臘肉，連同發潮的日子

肋骨，蹄子，大腿，肥臀，豬頭
風乾的醃肉長出如霜的鹽花
滲出的水珠懸而未滴
在陽光下閃著血色

行腳擱淺在福爾摩沙
流浪的手牽著江南的雨打傘下走過
七零八落的影子吊在竹竿上
對著看風景的人，喊
疼

午後的西牆，很燙

兄弟之吻的熱情
燙傷了熊的雙唇

Berlin圍牆被推倒的一刻
脫逃者康拉德·舒曼跨越的身姿
便定格在奧伯鮑姆橋的欄杆上

施普雷河水靜靜流淌
和平鴿的眼淚
洗刷著民主最痛的那道疤

2016.06.28

躁鬱的台北街頭

一個烏托幫王國和一個患了躁鬱症的年代
在同一列駛入隧洞的磁浮上
深入淺出的嗚嗚如台北街頭同志們的騷動

真理寂寞在被叫醒的夜裡
那只昏睡了多年的蛹一脫殼便開始說教
這是屬於禪的時間嗎

老僧下山了，小和尚依然還在打坐
耳朵在捕捉漸歇漸起的謊言
知了 知了

耐不住喋喋不休的嘮叨
靈魂企圖逃離集中營
殊不知，該走旁門還是左道

2017.06.01

在睡意裡徘徊

睡，這個字有太多的意象
容易被引伸到某些很生活的動作
比如
暈，暈了或被暈

避免沾上當下某些詩派的邊
諸如
口語、垃圾、下半身、梨花……
爲一個字絞盡腦汁

有些字是忌諱的
無論如何不能綴在一起
比如勃
起
比如陽
具

五馬分詩
一些該衝入下水道的穢物
被某些靈長類動物隨意曝曬

推敲之間
秒針被門檻絆了一下
時間卡在午後三點
一杯咖啡，要
加，奶

2017.07.21 ; 16:50:47

解藥

對著一塊羊排，我不敢動刀叉
怕弄疼你

其實，我知道
你已掙脫镣铐，衝出囹圄
以肉身的死換取了永恆的自由

對著一塊羊排，我不忍用刀叉
怕血沾在唇上

其實，我看見
你展開雙臂飛向天國的姿勢
像鴿子，更像十字架上的基督

對著一塊羊排，我不敢動刀叉
怕被盤子吞噬

其實，我知道
張開血盆大口的
是國家機器，腐朽的體制

今夜，你走了
為尋找醫治腫瘤的解藥
去了西方

而我，從此厭食肉類
對著一塊羊排，不忍動刀叉

2017.07.13

為杯中的罌粟買單

醒來

愜意地翻了個身

赫然瞥見，一張風乾起縐的臉

揉了揉眼睛

高跟鞋托著頹靡的長絲襪

猩紅色熱褲很辣妹

化妝臺上，零亂著各種畫皮的粉

還有被胭脂背棄的紅

杯中有殘留的高潮

他萎縮了

如她垂在床上兩隻漏氣的水球

沮喪著

眼球開始精神分裂

拚命地將碎片組合，還原

酒宴上塗玫瑰色口紅，有著翹睫毛

讓他胃口大開的女子呢

一夜狂風暴雨
他爲貪婪杯中的罌粟而懊惱
吐出最後一滴醉意
迅速逃離

2017.05.17

酒宴

春風的筆
在臉上寫著得意

觥籌交錯
一盅高談一碟闊論
還有幾盤恭維

來不及消化
都進了下水道

2017.05.04

梯子

踩著梯的肋骨
一節節
以詩的形式，向上
被風托起，懸於天際

太陽餵我光芒
無懼，向神借一支筆
在漢字碼起的長梯上
攀登，向高處，更高處

2018.09.17；19:25

* 應邀出席2018上海陸家嘴中秋國際草地音樂詩歌節而作。

漂流木

漂流，也要以仰泳的姿勢
向蒼天行注目禮

即便躺下
也曾是頂天立地的漢子

一圈又一圈的年輪
有啄木鳥啃食的傷痕

若被刀斧相中，也許
可成佛，端坐在神臺高堂

抑或，成爲
博物館珍藏的不朽

其實，我情願被搗成紙漿
一生清白，刻畫歷經的苦難

2016.12.18

胡楊

擇大漠爲立身之處
三千年守護一個信仰
每一粒沙都是金子

在遠離都市的曠野
目送駝鈴帶走狼嚎般的疾風
守著荒涼的星際如酋長守護自己的部落

偶爾也和風談論藝術
和落日探討永恆，無需語言
所有答案都在緊攥沙土的根鬚裡

在你面前，螞蟻也知道人類的卑微
這讓我想起沉思者，想起大衛
肌肉，線條，陽剛，堅韌

面對肅穆之美
胡楊，請允許我撫摸你的赤裸
讓時間把我也雕成你的模樣

2018.01.15

瓦罐上的一首漢詩

不小心，失手
珍藏的瓦罐四分五裂
碎片扎進土裡
如一個個漢字扎在紙上，滲出血

洞開的瓦罐張著嘴
我聽到
從殷商古窯傳來的呼喚
中華呀，母親

黃土以陶的形態孕育了華夏
細碎縱橫的桑麻布紋
驗證了龍的血統

我試著用一個字
在她高貴的額頭烙上DNA
且將她的靈安置於詩裡

捧不起灌鉛的重量
將詩集合起

惟恐被焚書坑儒的冤魂
從秦朝湧來索命

2017.02.13

大山深處的狼叫

八歲的馬尾辮，拖著狼嚎
荒山野嶺，喊破嗓子
喚來幾串烏鴉陰冷的叫聲

從丟棄的襁褓中長出的苦菜花
用隱忍替生身父母償還欠下的債
破屋土坑是她修行的道場

慈悲餵養的雛鳥免不了良善
而我的憂傷爲什麼還
在，她露出腳丫的鞋底行走

跟著脫了鞋幫的腳印
走得很遠
在來歷不明的路上

二條毛毛蟲墮落成蛆
一隻幼蛹蛻變成蝶，飛出大山
苦難是翻篇的斷章

養父殘損的眼鏡已成悲情戲的道具
螢光燈下，再學一聲狼叫
春天就記住了你的名字
丹麗

2018.01.25

* 《大山深處的狼叫》，央視曾報道。

說的是廣西毛南族自治縣偏遠小山村，一個8歲小女孩丹麗的故事。

一隻爬在稿紙上的螞蟻

昨夜，夢裡爬滿了螞蟻
想著如何寫一首小詩

把螞蟻比作文字
爬格子的詩人，老梗

螞蟻搬了一隻蟑螂塞滿整個窩
害得自己無處安身，貪婪

還有一隻爬進瓊脂
無憂無慮在宮殿爲王，夢想

一覺醒來，發現自己
變成一隻螞蟻

被囚禁在文字的琥珀中
孤獨到只剩下和上帝聊天

【刪減】：

昨夜，夢裡爬滿了螞蟻
想著如何寫一首小詩

把螞蟻比作文字
爬格子的詩人，老梗

一覺醒來，發現自己
變成一隻螞蟻

被囚禁在文字的琥珀中
孤獨到只剩下和上帝聊天

2016.05.20

【再刪減】：

昨夜，夢裡爬滿了螞蟻
想著如何寫一首小詩

一覺醒來，發現自己
變成一隻螞蟻

被囚禁在文字的琥珀中
孤獨到只剩下和上帝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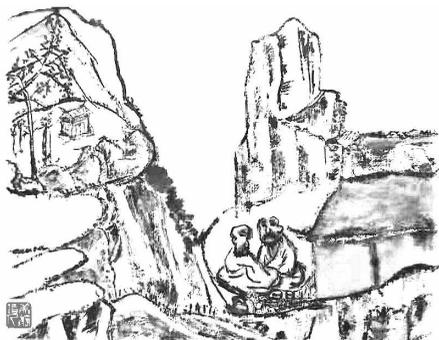
螞蟻說：

刪了貪婪，再刪夢想。

520，你做你的總統，我爬我的格子！

2016.05.20

輯五 紅塵與空門，
舉手扣環間



一場虛無

你用一百零八顆晨露穿成念珠
說是相思，贈我

我用九首禪詩連成一串手環
還你，一份癡情

在書脊種下一個荷字

把肉身安放在席夢思上

靈魂撩開長髮

爲找一句詩供奉荷塘月色

在夜半化身數個影子

擎著筆，挖掘

淤泥底那具假寐的屍身

沒有蝴蝶的菊花

九月的蟬鳴是最後的佛音
殘聲穿過南山
像秋風掃過燭火
掃落瓣瓣金色的蟹爪
飄落，一場繁華的花祭

走向黃昏的夢床
一條蜷縮體內的蛇
準備冬眠

2016.11.04

無題

沒有花，沒有
可以穿透石頭心思的刺
玫瑰卻刺傷了我的眼

蝶從夢中醒來，掀開一頁日曆
只爲風中的一抹花蕊
爲此，我在東籬栽了一樹杏林

2016.11.07

訪棲賢禪寺

青山秀氣爲誰鐘
欲話舊事，一聲幽嘆，荒塚草自青
禪房燭影疏，明滅

月影斜塔倆相望
人稀蟬自鳴，臨池梳青絲，銷魂
碧鏡僧衣

庭院深深誰爲主
梵音出禪寺，殘聲上客袍
空廓無影蹉跎江南客

妙理玄奧實難測
但聞晨鐘暮鼓送春秋，惆悵
山風吹醒禪房夢

誰言身在此山便是仙
君不見，荒苔侵階
枯井暗暗噬春秋

翠峰聚眉，綠水含波，憑欄
浮雲點點殘霞中
默無語，但爲青山老

最是人間留不住
朱顏辭鏡花辭樹，離去

2013.07.26 黃昏，隨筆於玲瓏雅集

蓮說

荷花敗了
我和蓬子相倚成人

這裡曾是一池溫馨
如今你已上岸，我依然在此等待

這本就是個凋殘的季節
你今夏的婀娜足以抵擋一冬的寒

蓮，微笑著
把拈花的故事，告訴了秋水

2016.11.20

紅塵與空門，舉手扣環間

寺外芭蕉，寺內蓮
狗吠聲拉近了紅塵與空門的距離
易經，佛經，一脈龍元
如來

寧靜的寺院
風是最頻繁的造訪客
以玄幻的方式穿過薄霧
那青煙帶著檀的香味
使我淪陷，在追究的陷阱

荷瓣上的露珠
蓮蓬裡的一粒種籽
荷缸，修心的道場，如一面鏡子
照見我靈魂深處固有的佛性

彷彿那枚懸在古松上冥想的果子
彷彿寺前飲佛鐘，食梵鼓的那株芭蕉
蟬鳴中，悟化成形

竹杖青衫，醉酒吟詩於硯山
湖塘，漣漪中有女子的倩影
在石拱橋邊
待著，直待到佛光射進荷苞

一個無形的空間
佛，就在那裡
渡河

我非佛的弟子
卻總愛在禪的世界遊走
月光是打坐的蒲團
每起身，靈魂總被囚在陽光下

鉢，袈裟，念珠，皆是
禪的修辭
試著將箴言塞進魚肚
每敲一下，便聽得
南無·阿彌·陀佛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上金寺的傳說

風說了一些，雨說了一些
如今，我來了，便也說一些

2020.06.23.

* 6月3日，隨湖州文學院金一鳴等二十多人，前往「上金禪寺」采風後記。

求神拜佛

一旁的主持說
這寺廟的佛有求必應

匍匐在地
請賜我一雙子女
爲這，老婦已跪了幾十年

高高端坐在上的菩薩
沉默不語
只看著殿前銅鼎的香火
是否，還旺

佛說：我也要自由

用泥塑我

用玉雕我

用石琢我

用木刻我

用金用銀用銅鐵鍛我燒我

然後，把我抬進寺廟放入神龕

供我養我頂禮膜拜我

世人呀！

那隔日的祭品已腐臭

那熏人的香使我眼睛模糊

饒過我吧！

我把希望留給你們還不夠嗎

在佛前

牆角的斑竹是一段銷魂的笙簫
那葉卻是一柄刮骨的劍

木魚將鳥鳴收納
空空的腹肚內趴著一隻聒躁的蟬

獨守青燈皆因前世不小心
誤食了你種下的紅豆

老尼在燈前冥思苦想
除了誦經也許還該再做場瑜伽

這一夜，木魚欲言又止
想說的心事都被風聲訴盡

2016.11.02

晚課

法事完畢，散落
一地祈求，在竹帚下成願

一隻誤入寺院的蟬
不小心撞響暮鐘

燃燈，誦讀
一本正經

木魚唸唸有詞
叩，叩叩
窗外的蟬忙不迭應答
如是我聞
空，空空

2016.07.22

優曇鉢羅

月光下匍匐千年
不爲綻放
只等妳盛開後嬌羞的閉合

午夜沐香合掌
不爲芬芳
只等這一刻潛入妳漸合的心

既然生爲曇花
總要一現

這一夜
遇見妳縱情盛開的美
如夢裡

像風一樣恣意
從瞳孔直抵心房，攻城
掠池，將我虜獲

你青白的花瓣

比虛無還白
如黑夜我蒼白的夢

顫動的喘息
在耳邊
莫非是想告訴我些什麼

毫無保留袒露之後
旋即又將你的容顏我的青春
羈押

這一刻
褪去的豈止是高潮
月光也帶著一個美麗的傳說死去

記得那年的夜
爲守候曇花一現的瞬間
屏息，等待

緩緩打開又緩緩合攏
合攏，在我的書裡
一覺便睡了三十年

既然生爲曇花
總要一謝

就這樣曇花謝了
在月光下
像二千年前飄過樓蘭的那陣風

若，如來
我願爲優曇鉢羅，一現
不爲韋陀，只爲你

2016.07.25

無名

——題圖詩

不知如何給它命名
若不是把它從丟棄的菜梗堆中撿起
又怎會在我的古陶罐中綻放

一朵朵黃色的小花
如雪域飄然的經幡

一隻蜜蜂飛來
停在花蕊中，象朝聖的僧人
收集著蜜香

這株無名的花同春天一樣
花開寂寂，去了又來

2017.03.24

* 將料理餘下油菜梗水養在陶罐裡，竟又抽芽開花。

荷塘夜話

想攝一枝一葉一荷
卻見蓮葉上坐著我的影
褪色的花瓣上如青春的嫣然
在月光下，那一池漣漪中撲朔

迷離於眼前的水鏡遙想
少女的紅暈

一個人的蓮池
她站著，我倚著
倚著蓮把自己站成荷

我不過是一介凡塵女子
無意依皈
蓬門中的打坐的蓮子
才是轉世的佛

花開為伊花謝也為伊
淤泥中有臥著的白骨為證

水鳴輕輕掠過
零亂了荷塘月影
有風從西邊來
吹動一池蟲鳴梵音

有蝶掠過蓮床
抖落幾滴露珠兒
嚇得那條摟著白嫩嫩大腿的水蛇
嗖地逃去

蓮子安於蓬巢
我安於異鄉客舍
那花晃動著月光的夢幻對我淺笑

從蓮座起身
順手把心中湧出來的那朵荷
收進，我的詩裡

2016.08.23

飛天

想飛，只要閉上眼睛就可以飛
如同我想擁抱草原
便在園子裡栽了大片格桑花

此刻，我賒了前往天庭的通行證
試圖走入深，不可測的，黑
在沒有天，空的穴

白天與黑夜苟合，現實曖昧幻想
我的手探向你柔滑如絹的肌膚
夢，就是那麼的不著邊際

是媚是惑，抑或是
西域肚臍上一根絲帶牽著的靈
哦，你是被抽走的那根肋骨，快回我體內

爲迷戀你的我
爲曾欲擄掠你的那些造訪者
爲曠野上的那些白骨，舞蹈吧

你一揮水袖
那姿勢足以讓人匍匐，於
裙擺撩撥的欲望

用緞帶勒緊我的頸脖
爲你如貝珠的香汗，我要奉上肉身
讓脫殼的魂，飛天

捕捉高掛的夢，且
在黎明之前隱身
你隱於天空，我隱匿紅塵

2018.02.22

春天的事

無非一場雪催生萬物
無非破土的硬刺開含苞的蕾
無非風流喚醒花的本能，落紅

用落紅串一串唸珠
噲嘛呢唄美吽
聲聲都是前世的劫
我細想，那是你烙下的印，蝕骨

2018.03.26；04:50即興06.01修稿

輯六 穿越自由



穿越自由

吳興街這個以故鄉命名的街道
在101高聳自負的陰影下顯得狹窄又寒酸
嗅不到丁點江南煙雨的氣息

獵龍的子彈還殘留著硝煙
我在這座漸綠的城市尋找藍天

路過228公園，美麗島的冤魂紛紛湧來
把思想縮在帽沿下，我疾速離去
杭州南路或許有西子在踽踽

扯一片雲遮掩裸露的赤色
徘徊在宮殿式建築褚紅的肅殺中

太陽花耷拉著腦袋
鴿子正嚼著民主丟下的碎果
藍白相間的圍牆圈住一地空蕩

中正堂的穹頂攔截了我的目光
接住空中飄落的一根羽毛

我如風，從自由廣場穿堂而過

2016.06.04

金倉湖

湖畔小草斜著腦袋，聽
那塊大石在腹語

使我留戀的不是天竹園的佳餚
而是霧中的一池殘荷
還有，徘徊其中的水鴨

撥掌，啄影
結草成戒，繞指

十月的午後，我走近她
走進一首詩裡

2016.11.05參加上海海派詩社太倉詩歌采風及海派詩社首屆詩歌節

把夢種在倒影裡

月光臥在天臺，偷窺
殘荷出浴

仙山湖，一池精靈
今夜，誰來睡我

秋水漣漪是白鷺的夢床
倚山獨眠，我已成仙

2016.10.16

* 出席「和美長興，風情太湖」全國詩歌頒獎大會。夜宿仙山湖荷塘月色假日酒店5號木屋，為酒店留筆。

登黃鶴樓

我來遲了
你已將筆擱下
二江匯流，白雲悠悠
倚亭欄，墨跡猶在

四月，一支走動的筆
從江南到江北
歇腳在黃鶴樓臺

2017.04.20於漢陽

化蝶

一隻毛毛蟲在蠕動

莫名的

聯想到進藏路上匍匐的肉身

一步一叩三步一拜

在自贖的路上

用虔誠洗盡傷疤上結痂的鏽色

草坪上的我

彷彿蒲團上打坐的僧尼

正黃昏，夕陽意濃時

2017.10.12

長城

黃土壘疊倔強，撐起龍的脊梁
漢磚砌築堅固，托起民族之胸膛
長城，是一枚別在中華襟前的勳章

長，是父親伸展的巨臂
城，是母親豐滿的乳房
千年不朽的漢磚有雄性的堅忍，如獅

夯實的根基上灰漿黏連的是家國
山海關至嘉峪關，新城舊牆
每塊磚都篆刻著華夏傳奇

長城，餐風露宿了數千年
今天我來替你站崗
城頭，旗攬江山，我也是一條好漢

2017.11.16

羌笛聲悠琵琶遠

乖戾的風在垛口打轉
胡琴急，禁錮的哭聲裡
有皇靈彎弓的影子

從關外到關內
蹄聲疾，催征的夜光杯
有醉臥馬背的漢子

狼煙，烽火，角聲
等鐵騎上的長矛刺向我胸膛
用紅色乳汁餵養英雄豪情

2017.11.16

神農行

常常閉上眼睛不帶地圖去雲遊
這次張大雙眼，不假思索走進神農架
八百里山水，腳是唯一行囊

從江南一抬腿
便跨上龍的脊梁
娃娃魚，白堊紀，丹霞岩

三千多米海拔，天藍雲白
左手山風右手塵沙
前腳都市後腳叢林

一群入侵者
女人，詩人，男人
文明人

感覺自己是遊走在眾者之間的
局外人
一路臆想著邂逅野人的場景

走馬觀花的步履零亂又沉重
在巨龍沉睡的軀體上
踩得神農的鳥也不再鳴叫

手落在風裡
為傳說中野人留下的腳印
托起整個神農架

走出深山前，我大喊一聲
若你造訪神農時
即便聽不到鳥鳴也能聽到我呼喚的餘音

2017.04.20

好漢坡

野草在石縫深植，歷史
在苔蘚上滲出斑痕
拾級，屈膝，任血漬滲入骨髓

好漢坡攥住我的腳踝
我攥著唐時明月漢時的光
在一棵虬髯飄逸的老松前佇足

十個腳趾盤根於錯節的土裡
雙臂長出翅膀
停在肩頭的那朵雲躊躇不決，留還是走

* 2017.11.11日進京參加中國新詩百年全球華語詩人詩作評選頒獎會，順遊八達嶺而作。

誤入野人洞

傳說把都市的擁擠引流到深山

野人多野

我忖度著鑽進幽暗的溶洞

鐘乳倒掛似猴

滴水擊石如叩木魚

獨自在洞穴胡亂打轉

與野人撞個滿懷

對著一襲獸皮

不知道該和他聊些什麼

只好用轉身，斷句

午夜，野人跟蹤我

溜進了賓館

2017.04.15

野人，我的兄弟

導遊高分貝講述，勾起探尋的欲望
入口處，身著皮草與遊客合影的
你的替身
努力證明傳說的真實

我和我同行的詩人們
一起進入大山
和蠻荒交流
並允諾用一首詩交換你的故事

三十六號布鞋
踏遍山谷
暮色如禿鷲向我追來
你卻避而不見

人們用鐮刀割掉所有野草
尋覓你隱匿的足跡
用香火燒盡林木
逼你煙熏而出

我分明看見，你倉猝奔跑

在八百里叢林覓一寸藏身之地
我分明看見，香溪彎宕障的卵石邊
你在洗滌人類帶來的香水味

期待一場偶遇
是想告訴你
我也來自叢林
一個叫都市的水泥叢林

那裡花草樹木沒有這麼茂密
偶爾也能聽到鳥禽飛鳴
那裡的人衣衫亮麗
還喜以獸皮為衫標誌富貴

野人，我的兄弟
把你的雙腳塞進我的行囊
隨我去都市
讓文明人學習原始的矜持

兄弟，我想告訴你
都市裡的人，更野更蠻

2017.04.21

* 和上海《海派詩人》社長易人及上海詩人黃曉華等數人往神龍架采風，返程於武漢暫留而作。

謫仙

階梯，碑林，漢字在攀登
月亮在上，青蓮在下

靜夜，思一彎鎌
勾住我的影
李哥，借你大腿一坐
無酒，也濕

桃色的羞澀膨脹
在腿上，輕盈如夢
失足於你蓄養眸中的那池春水
恰好，沐浴

縱姍姍來遲，一滴私釀
足以換你爲我脫靴

不講究姿勢
動作緩緩像受傷的豹子
我喜歡這樣的你
正需要，用愛舔舐傷口

今夜不邀月
恐你移情偷窺者設下的陷阱
有絡腮鬚作證
詩已死去，我正老去

2018.03.27／2018.03.29修改

* 參加在綿陽舉辦的2018兩岸詩會，由大鬍子雨田陪同順遊江油，登太白碑林後作。

夜宿海老屋

天際下

有什麼節奏比潮汐更悠長

當赤裸的白以花的模樣迎向眸子

海的體香便以浪的形態湧來

當海豚的魅音高高低低舔著耳膜

美人便以水的姿勢魚躍

枕著濤聲，浪

漫上沙床，濕了衣裳又何妨

期待一場艷遇

月光勾勒出島嶼的倩影，一襲薄紗閑步牛角灣
想看看那珠沙是否和海倫娜的眼睛一樣藍

一邁步海岸線就離我遠了些
腳一停潮水又一排排聚湧過來

當柔軟之藻纏住腳踝
我笨拙的手游進水裡，撈起一粒夢幻

珠沙，千百次死去活來又活著死去
死亡已將你的容顏固定

當螢光在我掌心熄滅
依然有一盞燈亮著，如妳，我夢中的海倫娜

2017.08.25

尋你，為一滴淚

在沒有你的季節
我來了，從天涯之外
希冀一場邂逅

在大海歇腳處
那些已經或將要睡去的
是寧靜的島嶼和島嶼上的居民

而我，獨自躺在沙灘
看漂木浮沉，聽潮水湧動的呼吸
看星空看著我看夜與沙光合

風吹來海洋的鹹澀，此時的岸礁袒露著
不由得撕開矜持這塊遮羞布
在沙床，打開自己

珠沙，是深入灘塗和水域的契機
看著指尖瞬息隱滅的熒光
體悟到生命墜落的速度

請原諒我

當海與天重疊時，歸去

將一滴淚留在了沙灘

2017.08.20

藍眼淚，妳是跌入海裡的星星

每一灣沙灘都有許多故事
每一個故事裡都有藍眼淚夢幻的影子

夜在等我，我在等你
所有聽故事的人都在等一滴淚

都說你會在夜裡流出藍色的淚
而你卻說我眼角有憂傷的鹹

一粒滴落傷痕上的
鹽，在生命之痛中閃過的光

若定要將這藍光說成是淚，我想或許是
海水湧上岸礁擁抱藻類的愛欲之淚

藍眼淚，我要為妳正名
你是天空的眼睛，是跌入海裡的星星

2017.08.07

嵌在牛角罌的一粒沙

古月幽光撫摸牧人的臉龐
從創世紀飄來的雲朵扶欄數著瓦礫上的年輪
落蒂生根的藤蔓攀附在海老屋的額頭

那堵蹲在夜空下的風火牆不發一語，如守護神
靜靜的，看著潮聲上的浪花
怎樣美美地淘洗良宵裡的金子

而我在風火牆頭那雙龍鳳的翅膀上
俯瞰，馬祖這座美麗的島嶼
及島嶼上拾級而砌的石屋

巨光、津沙、南北竿
看著遊走在四鄉五島的我
身影如一粒珠沙，被嵌在牛角罌的海灘

2017.08.18

* 應馬祖縣政府邀約，與台灣《創世紀》辛牧、古月、落蒂、蔓朵
赴馬祖詩旅之作。

探視老兵的路上

這雨怒吼了三天
赤腳在雨中，像落湯雞
髮辮滴著沉重的怨歎

一隻蛤蟆老學究似的咕嚕著打身邊走過
狂風暴雨中還一副紳士模樣
屋簷下，黑狗朝緊壓著衣帽的我甩著尾巴
四濺的水珠回在地面

我要回大海去
我聽到雨珠在說
斬釘截鐵的語氣打在我臉上

風狂扯著雨衣
似乎在警告風暴中夜行的危險
所有新聞都在播報尼莎和海棠帶來的災害

向東，風暴以外的城市離我太遠
向西，即便是千里之外我的江南
院中的枇杷樹也被掀翻

辭別九十二歲老兵的叔公
走在中正路上
歸去，一條勢不可擋的道
如不可阻擋的衰老

在這季的暴風雨中走過一回
便知短暫的旅程
屬於我，也屬於你

2017.08.20

* 陪母親去高雄大寮探視叔公。偶遇尼莎和海棠。

延安

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我去了，與秋風一同抵達
在信仰的紅海暢遊

萬佛洞的鐘聲從延河飄出
水底浮動的寶塔倒影
漣漪著三百多載的鬚眉

清涼山赤裸著血色的基因
流浪的靈魂，是否可以
在烏托邦的家園定居

俯視延河，驀然想到摩西
過紅海，出埃及
馱著浪花抵達自由

試著將手伸進河裡
一掌清涼，流進血管
卻稀釋不了熱情的濃度

找不到離去的理由，倚欄

如伏在塔肩的那朵雲，靜靜地
等待燈舞繽紛一段歲月

信仰聳立在上，像巨人
我，突發奇想
潛入河底，也許就能攀上塔頂

走進延安，走近寶塔山
一道閃光，照見遺失已久的信仰
由不得，淚流滿面

小米作詞，步槍作曲
吼響秦川八百里
吼得黃河野馬脫韁，奔騰

錘子砸碎鎖鏈
濺射的火花灼燒了原野
黃土地硬生生把烽火鎖進肋骨

舉起拳頭，向著寶塔輕語曾經
脖子上繫過的領巾
也是紅旗的一角

* 2018《中國百位詩人寫延安》：賀敬之題，中英文。

大雁塔

在盤旋的文字中走神
走進天竺的佛道
貝葉經上是否有墜雁的血漬

雁聲半空，我也在半空，俯看
一灘血托起的七級浮屠
塔頂，播種信仰的雲已隨風去

大雁塔，佛的天國
我只能在夢中拾階，盤桓
於你的翅膀上

在詩裡做第一流人，第一等事
把漢字煉成的舍利
供養在蓮花臺上

2018.02.19

* 由延安返杭州，於西安暫停，覽勝。

濤聲，雨聲，皆風流

——致浦壩港

1.

朔九月之風，於古箏的弦裡
覓見望潮
被一彎彩虹釣起

歸港的水道，漁舟滿載
岸邊揮舞的絲巾
網住幾多比目的鱗光

白帶擺動長尾
八爪章以展翅的姿勢
把影子烙在沙灘

風在驅逐雲朵
漁家壘的炊煙處
有白鷺飛起，立體了詩意

美人魚嗅出墨香的氣息，從遠方遊來
在今夜，在颶風中
為小鎮吟唱

2.

行色如風，追著風，匆匆
半勺沙粒半勺海水
在木杓的唇邊

我嘗到了海的味道
鹹澀，如鹽漬
滲出的欲望，張嘴吞噬欲望

剔出螺肉，鑽進空殼
不知日後誰來打撈
又會是誰來吮吸我的魂

蟹鉗夾住洞港
濤聲吞下蝦米時亦被貝殼吞下
海的盡頭還是海

避風塘，桅杆油燈
莫怨，我夥同鯊魚，咽下
魚蝦蟹螺的鮮甜

轉世，願寄生一尾魚，伴你

3.

誰說海必蔚藍

養育浦壩港的便是鹹水和黃泥

繁星墜落海域

島嶼，點點棋布

遠處的牛群，灘塗的小舟，笑我

在牛之尾，在岩石上

在虹彩下，如礁石

觀景的，是我眼中的一道景

彈塗，在蹦跳

腳下踩著的岩礁，是神牛的化身

我相信了這個傳說

4.

驀然顯現的那道彩虹

佐證了龍曾來過

古道，青石板上的苔蘚
褲管的露水，濕潤的牛皮鞋
茅草，證明我也來過

隱龍處，曼陀羅正豔

J.

風在暗眠中淪陷
一抹青色鑽入瞳孔
放大了今夜的夢

在飄搖中醒來
獨自在雨中，洗滌
腥味湧出，海洋在體內奔騰

風莫走，留下你的詩句
風莫住，送我出海去

* 2019仲秋，受中國小詩協會之邀，赴浙江三門浦壩港采風，恰逢塔巴颱風，且雨。

* 洞港、木杓為浦壩港的地名。

輯七 黑暗之子·烏鴉



黑暗之子 · 烏鴉

——致向明

1.

因為姓烏
人類就給牠取了個綽號
小黑

烏鴉伸出佻儷的手爪
指著神龕
那被香火熏得面目全非的臉

瞧：祂
比我還黑

2.

這世上有誰敢說比我白
記得前世我是隻白鵝
偶然路過王羲之的墨池
不小心沾染了一滴黑

就這樣，這輩子
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3.

光禿禿的枝樑上，烏鴉
委身於黑夜
像神父的黑斗篷隱身於教堂

冷峻的眼神像尖刀
扎入黑暗的底部
深處，散發著腐朽的荒涼

4.

夜在蘊釀黑暗
如一滴落在筆洗的墨，暈開

在樹上打坐的烏鴉
睜一眼，閉一眼

悔恨當初舞文弄墨
一身白衫被染成黑褂

卸下二隻沮喪的翅膀
烏鴉枕著月光睡了

於是，荒野更加荒涼

丿.

嘰嘰喳喳的鳥叫

喚醒了烏鴉

張開眼

一滴露珠從睫毛滾落

唉～

「黑暗來自天堂」

難道

我說錯了嗎

秃枝殘榼頹廢且憂傷

呱呱，烏鴉猛地咳了兩聲

在被暗夜吞噬之前

先將預言隱藏，連同真理

烏鴉拍了拍翅膀

天，亮了

6.

烏鴉的羽毛
閃出莫測高深的顏色

憂傷的翅膀掠過塔樓的鐘繩
鐘聲穿過黑袍
穿過十字架上受難的耳朵

一道閃電
照見基督眼角的那滴淚

阿們

7.

陽光貪婪地吞食天下秘辛
烏鴉在十字架的陰影裡
緊閉著嘴不說話
用月光，漂洗
血統的原罪

當鴿子因橄欖枝冠冕和平使者
烏鴉卻還在清理腐臭的劫後

餘生，在十字架上低吟長嘯
如二胡，在荒野嗚咽
就這烏鴉憂鬱了幾千年

2016.07.14

8.

你說此去三里便是唐朝
那裡歌舞昇平還有我要的環肥燕瘦

你說黑夜的洞穴藏有一本線裝書
記載著進入長生殿的秘語

芝麻，開門吧
我虔誠地合掌默禱

烏鴉躺在時間的搖椅上
低頭啄自己的爪子
怕一不小心將你的謊言戳破

夢裡我看見一個疲憊的王朝，端起
一甕盛著月亮的老酒
啜飲著寂寞的圓缺

2016.06.07 ; 09:35

輯八 新詩百年與
胡適同題



蝶

和夢有著相似的輕盈
輕盈的羽翼上躺著喝醉的雲
民國的胡琴嗚咽著唐宮的長恨
琵琶上盤著的蝶欲飛又停

若不是雪在紛飛中幻化成精靈
你怎會一展翅便淒美成傳說

2016.02.15

風在吹

芒草齊刷刷順著一個方向匍匐
風拂過，絹絲般柔滑
如天目漢子的手，撫過
苕溪的肌膚

輕揚的花絮
哪縷是水墨中飄出的江南

一只斷線的風箏
牽著雲，在飛
伸手一抓
滿掌不可捉摸的鄉愁

想你
長髮飄飄，縮起盤髻的模樣
當荻花揉白了秋色
我，便以風的速度向故鄉奔去

2017.05.10

湖上

白鷺在湖心排成蘆葦
挽不住流水卻挽住一頭長髮
漁夫在捕捉，撈不起希望
卻提起一網溺水的夢

不知柳與舟的約定，魚與水的盟誓
鄉愁不過是蜻蜓點水泛起的漣漪

當雪將記憶的花瓣撒在湖上
鷺鷥踮踮腳尖
唧起一片落羽，悄然離去
留下青絲與浮萍結髮

2017.02.17

夢與詩

影子牽著蹄聲打牆外
步入我的長睫
瞥見，你瞳孔裡滿是歲月的風塵

喔，別把憂傷鎖在眉間
那會繃了臉上的山水
你破啼，宛然而笑
聲如雀鳥，宕跌在整個寂靜的冬日

倚著凌霄在籬笆和紅花間
相信黃昏不會落日
蒼茫處，你漸遠的背影
在我眸中印下一道永恆的風景

2017.02.17

醉

詩是跌入女兒紅的珍珠
泛起的漣漪
且當作是撩人的酒窩
那是我日夜沉溺的酒杯
嵌著我深深的迷戀

我是酗酒的漢子，一日三餐
總是，恣意暢飲
飲你的笑，你的哭
飲你的鳳眼，你的紅唇
飲盡，你的美

2017.02.15

老鴉

簾幔吹開杯中憂傷
弦月啜飲著空瓶寂然
橫笛引來一隻失眠老鴉
盤旋，盤旋，在歸人的蹄聲裡

抖去斗蓬上的星光
夜赤裸著和月密謀顛覆

烏鴉一拍翅膀，呱呱
掠奪了晝的白霸佔了夜的黑
日月不明不白
輸了全盤

2017.02.17

大雪裡一個紅葉

飄落的紅葉是秋的嘆息嗎
是尋我的你吧
我笑了，無視你的零落
一如無視風在吹

你不介意吧
我孿生的姐妹

你是我飛翔的翼翅
你的路徑中有我的足印
從你飛的方向能找到
我的去向

莫停，莫停
當猶豫的紅葉落入眼簾的時候
我會追你到天邊的天邊
在歸雁的十四列隊上再加一行
絕句

2017.02.19

夜

楓藤在牆上編織神話
將鈴聲懸掛在我的窗外
月光在枕上繡著魅影
夜來香把整晚的轉側收進了夢鄉

一隻覓食靈魂的蝙蝠，折翅
跌入杯中

2017.02.17

附 錄



【附錄一】

淺談詩的審醜

項美靜

我以為詩的「審醜」，不僅指語言文字，還有內容。這是集美學，道德規範及習俗一體的課題。且，每個人對美醜的認知不同。

用犀利而獨到的眼光挖掘現實的陰暗，灰色，弊端，陋習等，也許在某些人來說是醜的、陋的。我則以為，只要是真，是自然的便是美。揭露醜，其實表現出的則是對美的強烈渴求和掙扎。掙扎也包含了抗拒和鬥爭。以修復殘破而抵達真美的內核。

殘缺其實也是一種美。

這取決於你的欣賞角度和鑒賞力。如陋石，朽木之美無與倫比。重要的是你要懂得學會欣賞殘破背後隱藏的美。即生活的內核。我特喜歡別人以為醜的破陶殘瓦枯木怪石。家裡到處是這些。幾年前，從棲賢禪寺的柴房檢回幾個被當作柴火的桑榆，當藝術品，一直放置在書房。許多人會說好醜。我卻覺得是大美。是真正的美。如雨果筆下的卡西莫多。殘破的陶罐，原始而本真，經時間的風化沉澱更顯其殘缺美。

從詩的社會性來看，詩者必須有文學責任感。

若潑婦罵街會用美的言語嗎？

因此，首先得弄明白所謂詩的「審醜」指的是什麼？

那些用下半身博人眼球的分行是否屬於詩的範疇？

歌功頌德及用赤裸裸性器官名詞或咒罵式語言的是否應列入偽詩？

詩者，寺廟之言。

此觀點我不以為然。這只不過是簡單的將詩字拆解。

詩所蘊含的遠遠不止是寺廟之言。

如何發現「醜」所蘊藏的美才是關鍵。沒有醜何來美？

美只有通過醜來體現的。不可能存在完全的中庸。也不可能真正的完美。

詩的「審醜」，不是通俗意義上的美醜。如何看待詩「審醜」中的「醜」，不僅僅是指美與醜的表象。更重要的是指詩的語言，題材，節奏，型式，音樂性，表現技巧等等。詩中的醜，應該是以揭露，批判而達到修復。這也一種是對美的追求的表現方式。而美不僅是一種形態也是一種心態。是相對的和諧。一切自然的，便是美。而人性的善良便是永恆的美。

【附錄二】

禪與詩：感性、智性與神性 劉 強

——項美靜的詩歌對話

劉 強：談談你的詩觀。

項美靜：靈魂是孤獨的，需要對話。寫詩是一種召喚，是經驗的再現。

詩也是一種宗教，而且是綜教。內修外求。但，詩絕不是說教。

寫詩，讓生活更像一首詩。

劉 強：你如何理解詩的功能性？

項美靜：詩創作應有其高度的自由性，不必定要直接附庸於實用的政治和社會使命。但詩也是歷史。自然且必然應介入時代，關懷社會，貼近生活，以日常生活細節，具有創造性的視角進入詩歌，為自己同時為讀者打開進入心靈的暗門。讓個人體驗成為大眾經驗，誘發共鳴而獲得審美的愉悅。詩雖然不能直接起到改良社會和教化的功用，但因其藝術性而言則能豐富讀者的思想和想像力，予人以愉悅，從而潛移默化地薰陶人格，進而影響時代，影響生命。

劉 強：你是如何對待詩的創作？

項美靜：我寫詩一般都是有感覺才寫。意在筆先，謀篇佈

局在後。寫時常常是先有畫面，從畫面中截取我想要的一二個鏡頭，定格。當思想有強烈需求表達的衝動時才提筆並將之記錄下來。先是速寫式的簡單勾勒，過後不定幾天，幾周感到這些句子或事件在呼喚我時再提筆推敲，細嚼。一句，一段，三言兩語或整篇。抱著對文字的敬畏和對詩的虔誠，每首詩，我往往都會不斷斟酌，修改刪減，以求精煉。熱寫冷改。偶得靈感即興所致寫下的，還是要回頭再修。那怕已成稿，還是會再推敲琢磨。努力做到感性、智性與神性的結合。通俗而不儻俗，雅俗共賞。

寫詩不是寫生，照著實景臨摹。寫詩應如寫意，舍去大多的部分，留白。構思構圖再飛白成詩。借助敘述來抒情，把看到的，所感動的那些物象轉換成意象來表現。轉不露痕跡，琢不留刀痕是我力爭的目標。

劉 強：你的詩集《蟬聲》不免讓人聯想到禪聲，你是如何理解詩歌與禪的？

項美靜：嗯。詩人如苦行僧如蟬般隱忍蛰伏，在孤獨和寂寞中積蓄能量就為爾後能發出醒世之聲。我的詩無論你覺得動聽與否，那便是我留下的聲音。

談到詩與禪的關係，難免會想到一則傳說。禪宗

五祖弘忍禪師年紀大了，要挑選接班人，他就跟眾弟子說，你們都寫一首詩，表達你們對佛教道理的理解。弟子神秀挺身而出，寫了一詩偈語：「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這是一首禪宗史上著名的偈語，也是詩與禪學相融的佳例。

禪屬於人生哲學，詩屬於藝術。但它們都注重對宇宙本體的直覺，對人生的領悟，禪在詩中比在哲學中更容易找到它的表現形式。因為，禪不是知性的，而是知覺的，直感的，禪也就難免選擇詩為它的表達形式。禪學偈語中的哲理和心性學說包含許多心理治療的思想。

以禪入詩有一種空明與空靜的美。清秀空靈中蘊涵哲思和寄託，參禪求悟，以悟喻詩，是詩人完成自身理想人格與究竟智慧的追尋和探索。禪宗影響了詩的意境構造。禪與詩都講究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因而，禪與詩便自然地有了交集點，也自然成為詩必不可缺的題材之一。

劉 強：你認為何謂好詩？

項美靜：這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好詩沒有絕對的標準！就像男人看女人。環肥燕瘦，青菜蘿蔔各有所好不同一樣。依各人審美和世界觀的差異，答案也就

不同。也有以醜，怪，陋爲美的。總之情人眼裡出西施。

我以為，好詩的語言基礎是樸素自然，是爲大眾能接受和喜歡的。對於某些刻意製造晦澀，艱深讓人讀來不知所云的詩，我會束之高閣，不看。反之，有些詩會重複閱讀，百嚼不厭。如《詩經》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樸素的語言自然流暢，傳誦千年不衰。

詩本於情，情意是主導詩創作的核心，若不練意，詩作便徒具形而無神。詩是靈魂的抒發，不是玩文字遊戲。以人爲本。那是內核。語言技巧只是表現手段。只要用情真摯，用意深刻，做到真，曲，新，且意，氣，事三位一體，無論用什麼形式表現，理趣自然平淡，真切動人具美的可欣賞性便是一首好詩。好詩一定有自己的風格。共識就是意境美，意象新，內容符合時代性，語言樸素凝煉，結構輕盈，音韻上口。自然，樸實，流暢，不爲詩的形式所拘泥，甚至拋棄形式，如我們的呼吸一樣自然流暢。不刻意在技巧上。這才是好詩。

劉強：你覺得大陸詩人的詩語言與台灣詩人的詩語言有何不同或衝撞？

項美靜：大陸詩人的詩語言與台灣詩人的詩語言其實沒太

大的不同。同屬於華語系，漢語言是我們共同的母語。我不覺得有什麼語言上的衝撞，也不必刻意要去尋找一些語言上的衝撞。大陸和台灣在語言文化上是同根同源的，如年屆九旬的向明及痲弦、洛夫、鄭愁予、余光中等大家熟知的台灣前輩詩人，雖身居台灣，但漢語依然是他們詩創作的母語。

只是在表現手法上，台灣詩人因受早期紀弦等提倡的橫的移植影響較深，追求所謂的後現代而用詞比較晦澀。偶爾，他們也會用方言寫詩。如客家語、閩南語等，就像我們有時也會在詩中摻雜方言一樣。在詩中摻雜方言，會讓讀者感到一份別樣的親切或陌生感，而引人注意。但方言的地域性太強，難以普及，有待努力。方言文化需要保留和傳承。

劉 強：如何看待當下的詩歌評論？

項美靜：二年前，我被拉進一個專門砸詩的群，呆了沒多天就退出了。那種極端的挑剔簡直像是蓄意謀殺。非將一首詩置於死地而後快的偏狂。不然，便是礙於情面說些恭維的話。誠如您所說的：當下詩評空對空的多，提出問題少，針對具體詩作缺乏真知灼見。當今詩壇因新媒體的日漸發達而進入一個大浪淘沙的時代。電子媒體時代，寫作已像吃飯睡覺一樣自然。大量的詩作應運而生，相應產生了大量的

詩評。一些詩評便蛻變為商業批評和人情批評。我以為，批評家和作者一樣，也應承擔道德和文化責任。

一個優秀的評論家必須具備深刻的思想性、客觀的現實視角、傳統的倫理價值、專業的文學基礎與正確的審美觀點。本著對作家盡可能的尊重，同時，又能夠站在時代的高度去審視作品的真善美。不該對「名家」之作一味的虛美或對「新人」之作一味的挑剔。

詩的評析應有分析有評論，而不是析而不論的作品導讀，或論而不析的印象式主觀論述。詩評者應盡可能避免主觀臆測和推理，以免因你的誤讀導致讀者跟著誤解。詩評的視野、批評姿態及其素養，都關係到新詩審美及走向。

詩一旦公開發表後，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有人欣賞有人覺得不好。這是最正常不過的事。作品需要有人來欣賞，同時也要包容讀者和詩評人的挑剔。作者應該俱備被批評的謙卑，評者自有批評的權利。但更應該懂得在欣賞的基礎上去批評而不是挑剔。不同的人不同的看法，那便是詩表達多義性帶來的多面性解讀。評定一首詩的優劣，各有各的標準。而中肯，客觀，感性與理性的平衡乃詩評之基

本。

有時，作品或許因評者不同的解讀更完美，有時或因誤讀，雖與作者本意相去甚遠，卻挖掘出更深刻的，連作者自己也沒意識到的本相也是常有的。給作者和讀者提供了更多更廣更深刻的思索空間。這便是詩評者的功勞。而詩，無論你批不批評，她永遠都在那裡。一首詩能引發讀者評論，便是這首詩生命的延續。

* 原刊載於《名作欣賞》2018（2）總第600期。

* 劉強，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協會員，今古傳奇傳媒集團傳奇學院作家高研班導師，畢業于湖南師範大學中文系。2016年5月號《中華文學》雜誌，以專刊發表其長篇詩體小說《我的女神》（1萬7千行）並獲獎，於新詩百年之際，開拓詩的新天地。其他著作有詩學專著《詩的靈性》、《中國詩的流派》、《孔孚論》、《非馬詩創造》、《天堂對話》和散文集《走山走水》及長篇小說《香腮雪》、《男兒亮色》、《孽變》、《紅街黑巷》、《闖蕩商海的女人》、《人是太陽》等十數部，獲世界華文詩歌理論獎，中國小學學會短篇小說一等獎，第二、三屆中國法制文學獎，《今古傳奇》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中華文學》2015年度詩人獎等二十餘項。

項美靜

出生杭州，就學生活於湖州。2001年起長期旅居台北。漢語言文學專科畢業。作品散見中國、美國、新加坡、菲律賓、越南、泰國、印尼、台灣、香港等詩刊雜誌。著有詩集《與文字談一場戀愛》、《蟬聲》、《謫仙》。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謫仙：項美靜詩集 / 項美靜著；—初版。—新北市
：詩藝文，2021。
面：公分。—（詩歌書坊；81）
ISBN 978-986-446-017-5（精裝）

851.486

11001——



詩藝文出版社

詩情的·藝術的·文化的

P.A.C Publishing Company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詩歌書坊◎81§

謫仙：項美靜詩集

著者 / 項美靜

發行人 / 賴益成

出版者 / 詩藝文出版社

地址 /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75巷3弄11號10樓

電話 / (02)2216-3489 0936-578377

傳真 / (02)2216-3450

郵撥 / 18787925 詩藝文出版社

法律顧問 / 景玉鳳 律師

總編輯 / 賴益成

登記證 / 局版臺省業字第172號

初版 / 2021年 月 日

E-mail / lay009@gmail.com

ISBN / 978-986-446-017-5(精裝)

定價 / 新台幣 500元 (精裝)

·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倒裝敬請寄回本社更換 ·